#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天中記卷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王天祿

謄錄監生臣葉世倬

天中記卷十八

明　陳耀文　撰

伯叔

世父　父之昆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爾雅　世有為嫡者嗣世統故也註繼世以嫡長先生於父則繼世者也故曰世父說文叔作尗許慎曰從上小言尊行之小也

䟽　伯把也把持家政也父弟為仲仲中也位在中也仲

父之弟曰叔叔者少也叔父之弟曰季季癸也甲乙之次癸在下也釋名

齊衰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檀弓

字叔爰盎字絲名重朝庭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盎盎患之盎兄子種諫盎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徙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劒刺君矣南方

畢濕絲能日飲無何說王勿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其計吳王厚遇盎本傳

大人疏廣字仲翁宣帝時為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為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廣語受以止足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漢書

十起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甞疾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

省視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為無私乎後漢
引老薛包字孟嘗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
其財奴婢引其老病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
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
敗者曰我生平所服食身口所安也上
活姪瑯瑯兒子明歲敗之時凡為饑人所食自縛叩頭
代兄為食餓人美其義兩全舍不食兄死收養其孤愛
不異於己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

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孤兄子歲倉卒之時餓其親子活兄之子與子明同義論衡

魏譚有一孤兄子年一二歲常自養視遭饑饉弃其女養活兄子州郡高其義東觀記

親若幼童蔡邕書曰邕薄祐早喪二親年踰三十鬓髮二色叔父親之猶若幼童車則對生食則比豆

拔柴載還范丹為萊蕪長去官於市賣卜妻紡績以自給丹弟子愷見丹藩不完載柴將客藩之時丹適行還怒勑子拔柴載以還之矣袁山松書

陽中惡風太祖一名吉利字阿瞞少飛鷹走狗遊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嵩操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怪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驚愕呼操操口貌如故嵩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凝焉後叔父有所告嵩終不信操於是益得肆志矣曹瞞傳

傷耳荀攸字公達七八歲叔父衢曽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遊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

如此（魏書）祖父曇卒故吏張推求守曇墓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故吏有非常之色殆將姦亂衢悟乃推問果殺人亡命因是異之（魏志）

凝叔王湛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嘗詣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晉書）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

言不覺懍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濟雖儁爽自視缺然乃喟然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辭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世說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之曰欲以我處季孟之間乎晉陽秋

蘭王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玄荅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世說

佩囊謝玄嘗佩紫羅香囊叔安惡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得乃焚之本傳

穢素業陸納字祖言為吳興太守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俶不敢問之乃密作數十人供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

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於是杖之四十後以愛子長生有疾求解官營視凡子禽又犯法應刑乞免官謝罪詔特許輕降頃長生小佳喻還攝職

晉書

先見安帝時以劉鎮之為散騎常侍光禄大夫不受鎮之毅季父也義熙初謂毅等曰汝輩才力勢運足以得志當身事耳我不就汝求位求財又不受汝罪累每見毅等導從吏卒到門輙駡詬之毅甚敬畏每未至宅數

百步止與白衣數人而進儀衛悉不自隨及至殺敗天下服其先見而劉裕敬遇之三十國春秋

餉新許紹先義興人也諸父肇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三十餘人紹先家最貧薄専獨斷訴無日在家餉饋肇莫非珝新家産既盡賣宅以充之肇諸子倦怠唯紹先無有懈息如是七歲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事由此而得釋宋書

長風宗慤字元幹徵士炳兄子也年少時炳問慤所志

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若不富貴必破我門戶上

活弟子孔嚴太和中拜吳興太守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兄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反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嚴並褒薦之晉書

矜少謝澹字景恒從子晦為荆州將之鎮詣澹別晦色自矜澹問晦年答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

九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晦色甚愧

廢寢王僧虔孝武初出為武陵太守兄子儉於中途得病僧虔為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于弟子更愈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無復遊官之興矣南齊

二魏魏收字伯起從叔季景有才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然收常所欺忽季景收初赴并頓丘李庶者以華辨

見稱曽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對曰以從叔見比便是耶輸之比卿耶邪輸者故上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也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嗤玩收忽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文襄曽宴東山楊愔與魏收相嘲文襄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愔應聲曰魏收在并州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辨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說文襄喜曰我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日申雪不復抗拒終身病之北齊

史無傳梁特進沈約撰史王希聃嘗問約曰從叔太常何故無傳約戲之曰賢從叔者何可載答曰從叔唯忠與孝君當不以忠孝為美約有慙色宋齊語錄

乳汁元德秀貧時其兄早亡有遺孤朞月其嫂又喪無乳哺之德秀晝夜哀號抱其子即以己乳含之涉旬而有汁遂長大德秀官魯山令有清政化恵於一邑闔郡歌之唐書

賞踈野李約初至金陵嘗與李錡坐屢讃招隱寺標致

一日錡宴於寺中明日謂約曰十郎嘗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約笑曰約所賞者踈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腥羶涴鹿跑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錡笑因話錄

獻圖賛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戚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賛曰賢哉陶朱伯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明年乞致仕倦遊錄

詩識韓侂胄暮年以冬月携家遊西湖畫舡花輿覽南

北二山之勝末乃寘宴於南園同族别院與馬席間有
獻韋絲傀儡為土偶負小兒者名為遊春黄判韓顧旌
子汝名能詩可詠即承命一絶云脚踏虚空手弄春一
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綫斷兒童手骨肉都為陌上塵韓
大不樂不終宴而歸未幾禍作 瘦竹齋談藪
屬國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
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
以没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

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左隱三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公羊

竹室楊愔字遵彥小名秦王幼時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咸争之愔頽然獨坐其季父暐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賔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内有茂

竹遂為愔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以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愔從父兄黄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曽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北齊

合璧事類以昱為愔叔父預期誤

反被羊躭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謂躭從子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謂伐蜀也

憲英曰會所在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他志也會果反祜嘗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晉書

教忍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貞淑有識量生子植植從兄預爲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曰忍辱至三公卿今何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預後果爲儀同三司上

能養羊祜年十五而孤事伯母蔡氏以孝聞蔡氏每歎曰羊叔子可謂能養今顏叔子也其諸葛孔明之亞乎

帶經皇甫謐字士安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嘗得爪果輙進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曽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隣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因對泣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自號玄晏先生晉書

教姪女服南宫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無從從爾爾無扈扈爾葢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注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總束髮垂為飾齊縗之總八寸也縚南宫閲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也檀弓

遺腹姪女劉平弟仲為賊所殺扶母犇逃仲遺腹女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取之平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絶類遂去不顧後漢

篚器之訓庾袞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具矣袞刈荆茗

為箕箒馬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而命芳曰汝芳少孤今汝適人將事舅姑洒掃庭内婦人之道也故賜汝以此匪器之美欲汝之温恭朝夕雖休勿休也晉書

問詩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内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悦上

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

意大不悅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世說封謂謝韶胡謂謝朗羯謂謝玄末謂謝川皆其小字也晉書世說注封胡謝韶小字遏末謝淵小字晉書避淵字故云謝川耳通志畧列女傳亦書川字何耶

姑

父姊妹父之姊妹曰姑姑故也言於已為久故之人也

父之姊妹為姑王父之姊妹為王姑曽祖王父之姊妹為曽祖王姑父之從姊妹為從姑父之從父姊妹為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為族祖姑爾雅

中賔房中内賔姑姊妹也儀禮

義姑魯義姑者野人之父也齊攻魯至郊遥見一人攜一兒抱一子及軍至乃棄抱者而抱攜者將欲射之遂止而問曰所抱者誰之子對曰兄之子所棄者誰之子曰己子也妾見大軍至不能兩全遂棄所生之子軍曰

子之於母甚痛於心何棄所生而抱兄子對曰子之於母私愛也姪之從姑公義也背公向私妄不為也齊軍曰魯郊有婦人猶持節行況朝庭乎遂回軍不伐魯魯君聞之賜束帛號曰義姑列文傳

赴火梁姑姊其室失火兄子與二子在內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曰梁豈可戶告人曉耶被不義之名何面見兄弟國人哉遂赴火而死上

筮嫁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

曰不吉歸妹睽孤寇張之孤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墟左傳十一

散寶堂下呂后崩平勃使人刼酈商令子寄紿說呂祿信寄與俱出遊過其姑呂嬃嬃怒曰汝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為它人守也漢書

止傳舍桓瞱字文林一名嚴尤修志介姑為司空楊賜夫人初鸞卒姑歸寧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

後入𦕈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𦕈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其貞忮若此上

彪姑成帝班婕妤彪之姑也上

𦕈卿姑蔡伯喈母袁𦕈卿之姑女也博物志

李膺姑鍾元皓妻李膺之姑也生子覲與膺同名先賢行收

姑婢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

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世說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遥集於上楹可字曰遥集也故孚字遥集孚別傳咸既追婢於是世議紛然自魏末沈淪閭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竹林七賢論

姑女温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惟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壻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

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玉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世說

戒最王江州夫人 愉妹謝玄 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為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上

娶肦崔巨倫有姊明慧有才行因患肦一目內外親族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

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為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識北史二十

見賞袁淑字陽源豹之子也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湛謂家人曰此非凡兒至十餘歲為姑夫王弘所賞不為章句之學而博涉多通文彩遒艶宋書

讀詩范雲字彥龍六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候叔明見之曰公輔才也上

不造門江子一字元貞統七世孫也直華林省其姑夫

右衛將軍朱异權要當朝休下之日賔客輻湊于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梁書

名亞蕭子雲王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隷褒少以姻戚往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時後周書

行賄裴佶常話少時姑夫為朝官有雅望佶至宅會其退朝深歎曰崔照何人衆口稱美必行賄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訖門者報曰壽州崔使君候謁姑夫怒呵門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强見湏史命茶甚急又命酒饌又

命餘為飯佶姑曰前何踞而後恭及入門有德色揖佶曰慧學中信未下階出懷中一經乃贈官絁千匹國史補

姊妹

姊妹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爾雅

伯姊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詩泉水

委禽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

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左昭元

除服弗忍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不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不可踰也遂除之記

刺笄趙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其樂甚美及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代君許

諸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盡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舞者操兵以鬬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道聞之狀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證山與反斗之號呂覽襄子既殺代王使人迎其婦代王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磨笄自殺而死使者遂亦自殺魏土地記代人憐之所死

地名之為摩笄之山史記

不慈梁車新為鄴令其姊往省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韓非子

烈姊聶政為嚴仲子刺殺韓相狹累因自皮面屠腸以死韓取其屍暴于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嫈聞之乃於邑曰其是吾弟歟乃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乃大呼

天者三亦自殺于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及其姊亦烈女也史記國策

進妹李園春申君之舍人也進其妹於春申初已有身使妹謂春申君曰楚王無子百年之後將立兄弟君用事日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誠立禍將及身今妾有子人莫知若進妾於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為王也春申君乃言之王召入幸之遂生男立為太子後孝烈王薨李園害春申君之寵乃刺殺之史記

女嬃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離騷女嬃屈原姊也楚人謂女曰嬃注南北岸者屈原之鄉里原既流放忽然歸鄉人喜悅因名南岸曰歸鄉岸原有姊聞原還亦來歸責其矯世鄉人又名其北岸曰姊歸岸荆州圖經袁山松云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寛全鄉人異其見從因名曰姊歸縣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嬃廟擣衣石猶存

上書還兄曹壽妻班超之妹也超字仲叔扶風人為都

護在絕域年老思入關妹乃上書曰妾兄超延命沙漠三十餘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書奏帝乃徵還後書

觸鎌秦彭字伯平為三陽太守民江伯欲嫁寡姊姊乃引鎌自割伯因前救姊觸鎌傷姊遂亡縣正論法彭曰救無惡志乃輕罪之漢書

設餌留錢范冉丹字史雲姊病往看之姊為設餌冉留錢一百文姊使人追還之冉竟不受謝書太原郝子廉一分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家食寄留五十錢置席下而

去風俗通

抱聽鄰讀賈逵年五歲明惠過人其姊韓瑶之婦嫁瑶無嗣而歸居焉亦以貞明見稱聞隣中讀書旦夕抱逵隔籬而聽之逵静聽不言姊以為喜至年十歲乃暗誦六經姊謂逵曰吾家貧困未嘗有儒者入門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耶逵曰憶昔姊抱逵於籬間聽隣家讀書今萬不遺一拾遺記

託弟梁冀誅李固固少子燮字德公姊文姬賢而有智

謀匿爕乃告父吏王成曰君執義於先公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之休戚在君矣乃将爕東下得全白帖

先行袁隗妻馬倫融女也初成禮隗問之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茍然而已上

從妹宴飲趙岐娶馬融從妹融嘗至其家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岐與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曽以華梠㪘其門岐曽讀周官二

義不通不往造之賤融如此後漢

姊夫貸錢郭林宗家貧初欲遊學無資就姊夫貸五千錢乃遠至成臯從年授乘併日而食衣個僘行常以益幅自障出入入則護前出則俺後別傳

曹大家班昭一名姬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踵而成之號曰大家後漢

節行張温為孫權所斥其姊妹三人皆有節行已嫁者皆有録奪其中妹先適顧承官以許嫁丁氏成婚有日

遂食藥而死吳朝嘉歎鄉人圖畫為之讚頌云文士傳

入常凜凜蜀先主初在荊州孫權以妹妻之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皆執刀侍立先主每入心常凜凜法正傳先主入蜀權遣舡迎妹妹回至焦磯溺水而死今俗呼為焦磯娘娘馬

求名郭奕遷雍州刺史有寡姊隨共之官姊下僮僕多有姦犯而為人所糾奕按省畢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遣而不問晉書

迎妹郗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世說

玉映謝遏絶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姊欲以敵之有所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王映自是閨房之秀上

喻弟桑虞字子深魏人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以米百粒糝藜藿其姊喻之曰其性非孝子對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冐其

才姉陳統字元方弟紘字偉方俱清秀知名姉妹四人並有美才姉適東莞徐氏生邈及二姉適同郡劉氏文章最盛上

長廣橋長廣橋者宋武帝姉昔賣鈔羅米還橋小不敢過無船得渡日晚武帝大飢久方見姉負米還乃謂姉曰若與日富貴當長廣此橋遂為名也梁典

遣信王敬弘為天門太守敬弘妻桓玄姉也敬弘之郡玄時為荆州遣信要令過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見

要正當欲與其姊集聚耳我不能為桓氏贅壻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妻在桓氏彌年不迎宋書

貧家食朱修之薄於恩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修之為荆州刺史未嘗供贍往姊家姊為設菜羹麄飯激之修之曰此貧家好食進之致飽

之鎮分禄新野庾彦達為益州刺史攜姊之鎮分禄秩之半以供贍之西土稱焉宋書

樂譪姊適徵士同郡劉虬亦明識有禮訓為州迎姊居官舍參分禄秩西土稱之

梁書

才亞左芬鮑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唯百願滛涘昭常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爾詩品

令暉有才思著香茗賦小名錄

三娘劉孝標三妹並有才學長妹適王叔英二妹名令嫺適徐悱文尤清拔所謂劉三娘也悱卒妻為祭文辭甚悲愴悱父勉欲為哀辭見之遂閣筆彤管集

神人劉孝儀諸妹文彩艷質甚於神人也蕭韶太清記

女進士關圖有一妹有文學善書札圖嘗語同僚曰某家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後適常氏修之母也修咸通六年登科南楚新聞

陸家姑張廵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用兵拒守者廵也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號王巨之走臨淮廵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縑不受為廵補綴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廵被害

堂餼庚倬為河南兵曹有寡姊在家時洛中物價翔貴

難致口腹庾常於公堂輟已饌以餉其姊繆言所愛小男以餉之同官初甚鄙笑後知之感而嘉歎因話錄

嚴師尚官宋若昭父廷芬生五女長若莘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昭文尤高若莘誨諸妹如嚴師

收紫胡母班字季友八厨之一王匡妹夫也匡受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以狥軍班與匡書畧曰足下拘僕於獄欲以釁鼓此何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何親戚義豈同惡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

其酷哉死者人之所難然恥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幾今日著矣羮為一躰今為血讎亡人二女則居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尸骸匡得書抱班二子哭班遂死於獄（謝承書）

二謝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皮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世說）

劾奏劉覽孺弟也除尚書左丞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

奏並免官孝緯怨之甞謂人曰犬齧行路覽噬家人梁書

竦妹夫鄭元禮崔昂婦弟也魏收昂之妹夫昂持元禮數詩示盧思道曰元禮比來詩詠亦不減魏收思道曰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且知妹夫竦於婦弟北齊

誤殺刀躍王智興在徐州法令甚嚴有防秋官健交代歸其妹壻於家中設饌以賀自於廚中磨刀將就坐割羊腳磨訖持之疾行妻兄自堂走入廚倉卒相值鋒正中妻兄心即死所由擒之以告智興訊問但稱過誤本

無惡意智興不之信命斬之刀輙自刑者手中躍出投於地三換皆然智興異之乃不殺因話錄

妹為制服畢搆初喪繼母時有二妹在襁褓親加鞠養咸得成立及搆卒二妹號絶久之以撫育恩遂制三年之服其弟栩亦甚哀毁並為當世所稱舊唐

二妹袁彦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語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志

救弟庾希被誅將戮小弟玉臺子婦宣武女弟也突入

號泣曰庾玉臺常因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否宣武笑曰壻故自急遂原玉臺世說

南山南山刺齊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南山崔崔雄狐綏綏毛詩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桓三公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

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八十

叔嫂

嫂婦女子謂兄之妻為嫂弟之妻為婦爾雅

妻嫂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景陽飲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淮汜論訓

轢釜高祖長兄伯妻高祖微時嘗避事時與賓友過其丘嫂嫂厭叔引客來食佯為羹盡轢釜客去高祖視釜

尚有羮由是怨之後定天下而伯子獨不得封曰其母不長者耳後七年封為頡羮侯漢書丘史作巨大也

食糠陳平凡伯常耕田縱平遊學嫂疾之不親家事或問平食何物而肥對曰食糠粃耳嫂曰有叔如此不如無伯聞而逐其妻上

盜嫂直不疑為郎朝廷毀不疑曰狀貌雖美善盜嫂不疑曰我無兄終不明

責錢鄭弘守陽羨縣民有弟用兄錢者為嫂所責未還

之嫂詰弘弘為叔還錢凡聞之慙愧自繫於獄遂遣一齋錢還弘弘不受也會稽典録

尉入馬援凡況卒行服朞年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常謂人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漢

爭訟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年老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鳳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詐公遂不仕東觀記逸士傳　高鳳自穢爭訟寡嫂選彈劉整

與別阮籍嫂嘗還家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

設也 世說

儋糞王平子 澄 年十四五見王夷甫妻郭氏貪欲令婢路上儋糞平子諫之並言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急捉衣裾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窓而走 上

家嫂林道人詣謝公東陽 朗 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大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

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辭情忼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上

解圍王凝之妻謝道韞凝之弟獻之嘗與賔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晉書

風吹財歸晉隆安二年吳郡人朱明孝義立身而家大富與弟同居其妻言庭樹壞欲棄兄異居明知弟意乃以金帛餘穀盡給與弟唯留空宅忽一夕狂風驟起悉

吹財帛還歸明家弟與妻羞見鄉里自盡明乃舍宅為寺號曰朱明寺吳地記

恭和蔡興宗幼立風概家行尤謹奉歸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聦明婦人也有才藻學見與錫弟僧達書因譲之曰昔謝太傅奉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為世所重如此宋書

求還資劉祥字顯徵凡整先為廣州於職喪亡去年啟

求迎喪還至大雷祥與整妻孟爭計還資瞋忿祥仍委前還任遐奏曰祥厥凡浮槪天倫無一日之悲南金弗獲嫂姪致其輕絶孤丹夐反存没相捐遂令暴客掠奪骸柩行路流歎有識傷心南齊

如母韓靈敏凡靈珍亡無子妻卓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上

自賣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為十夫客以營冢槨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畧賣江北達之有田

十畝貨以贖之與之同財共宅郡命為主簿固以讓凡
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 上
市米齊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時有山陰人孔平詣
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
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 南史三十四
叔郎齊故西陽内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叔郎整恒
欲傷害侵奪奪寅息逡婢綠草寅弟二庶息師利去歲
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

展送忽至戶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准米去二月九日夜整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牵范問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逡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任昉奏彈曰理絶通問而妄肆醜辭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選

講老盧虔後妻元氏升堂講老子道德經虔弟元明隔紗帷以聽之鄴洛鼎峙記

叔嫂服太宗謂侍臣曰同爨尚有緦麻之恩而嫂叔無

服宜集學者詳議侍中魏徵等議曰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葢引而進之也嫂叔之不服葢推而遠之也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顔弘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察其所尚之旨豈非先覺者歟舊志

咨事王珪奉寡嫂盡禮家事咨而後行教撫孤姪雖其子不過也新唐

罄槖遺叔丘旭字孟陽隨計金陵凡九舉而曳白者六

七然自勵彌篤不以為恥既而困窘無進取意秋試將邇寡嫂問行期旭以匱乏告劉曰苟濟榮望雖孤兒可鬻況貲用乎於是罄槖遺之旭不得已再就鄉舉明年春試厚德載物賦旭為第一什禍歸鄉而家人猶疑其未調暨鄉老酋長詣賀郡吏改置里名乃知上第南唐書

命主家事李光進弟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貲貯納管鑰於姒光進命反之曰姊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唐書

則範王汝南湛娶郝普女有令姿淑德王司徒渾婦鍾氏琰女太傅曾孫亦有俊才女德鍾郝為娣姒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内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内範鍾夫人之禮世說

拜弟婦李濤與弟澣娶禮部尚書竇寧國之女年甲稍高成結之夕竇氏出㕘濤輒望塵下拜澣驚曰大哥風狂耶新婦㕘阿伯豈有答禮濤曰我不風只將謂之親家母澣且慙且怒既坐竇氏復拜濤又叉手當胷作歇

後語曰慙無竇建愧作梁山喏喏聞者莫不絕倒五代史補
娣姒入多以兄妻呼弟婦爲娣弟妻呼兄妻爲姒左氏
十一年穆姜謂聲伯之母爲姒昭八年叔向之嫂謂叔
向妻爲姒是皆呼夫弟之妻爲姒賈鄭杜皆云知娣姒
之名不計夫之長幼也今相呼先後或云妯娌爾雅疏

女

送女齊侯送姜氏于讙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
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

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穀梁桓三

弃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弃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襄二十六

上書贖父齊太倉長淳于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

平今坐法當刑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史記

女囚吳興餘不鄉有女囚山又曰女獄山漢沈恢以柯田山水嘉甚謀居其女溲之於姻沈戎家奪之恢憤其女賺女歸寧囚之苧溪之北山墟間至死不悔仍戒其後三世不舉女戎字威卿說降劇賊尹良光武嘉之功封海昏侯不受圖經

自沉見夢符縣長趙祉遣吏先尼和以永建元年十一

月詣巴郡没死戍濡灘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歲有二子五歲以還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尚不得喪絡乃乘小船至父没處哀哭自沉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日父子果浮出江上郡縣上言為之立碑以旌孝誠也水經

後漢作叔先雄

投衣祝父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為巫祝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五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尸時娥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

有七日投衣於水祝曰父尸所在衣當沉衣隨流至一處而沉娥遂隨衣投江死（項原列女傳）經五日抱父屍出（碑）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為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鄲子禮為之作碑（會稽典録）後書作迎婆娑神似誤

報讎申屠蟠字子龍外黄人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讎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令梁配欲論殺之蟠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配乃為讞減死（後漢）

三女葬父蜀郡太守姓王字子雅南陽西鄂人有三女無男而家累千金父沒當葬女自相謂曰先君生吾姊妹無男兄弟今當安神玄宅翳靈后土冥冥絕後何以彰吾君之德各出錢五百萬一女築墓二女各建石樓以表孝思樓高可丈七八柱圓圍二丈有餘石質青綠光可以鑒窮功綺刻妙絕人工水經注

投爐宣城郡青陽縣有梅根冶孝女李娥娥父吳人大帝時為鐵官冶以鑄軍器一夕鍊金竭鑪而金不出時

吳方草創法令至嚴諸耗折官物十萬即坐斬仍又沒入其家而娥父所損折數過千萬娥年十五痛傷之因火烈遂自投于爐中赫然屬天於是金液沸湧溢於鑪口娥所躡二履浮出於鑪身則化矣其金汁塞鑪而下遂成溝渠泉注二十里入于江水其所收金凡億萬斤溝渠中鐵至今仍存故吳俗每治銅鐵必先為娥立祠享而祈福紀聞

對作賔王裴戍公婦王氏女王氏晨往裴許不通徑前

裴從牀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賔主了無異色世說

貸錢王戎女適裴頠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遽還錢乃釋然上

突圍乞師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為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為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為兄弟

訪即遣子撫率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華陽國志

叫絶宋謝晦女爲彭城王義康妃聰明有才貌被髮徒跣與晦訣曰阿父大丈夫當横死戰場柰何狼籍都市言訖叫絶行人為落淚南史

身蔽張稷長女楚瑗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稷見害女以身蔽父刃先父卒梁書

市玉釵王涯居相位有女適竇氏欲求錢十七萬市一

玉釵涯曰於女何惜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後數月女自婚會歸告王曰前時玉釵在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嘆曰馮為郎吏妻之首飾有十七萬錢其可久乎其善終乎（南部新書）

隨父咸通六年滄州鹽院吏趙鏻犯罪至死既就刑有女請隨父死七歲母亡蒙父私鹽官利衣食之令父罪彰露合隨其法鹽院官崔據義之遂具以事聞詔嘉之兼減父之死女又泣曰昔為父所生今為官所賜誓落

髮奉佛以報君王因於懷中出刃立截其耳以示信既而侍父減死罪之刑疾愈遂歸浮圖氏文數

紿賊赴江鄭路昆仲有為江外官者一夕維舟江渚郡盜掩至鄭即以所有金帛羅列岸上恣賊所取一不犯但云得侍御小娘子足矣其女有美色賊潛知之骨肉相顧無以為答女欣然請行其賊具小舟載之而去女謂賊曰君雖為偷兒得無所居與親族乎然吾家衣冠族既為汝妻豈可無禮見遇若達汝止一會親族以托

好求足矣賊曰喏又指所偕來二婢公既以偷為名此婢不當我有為公計不若歸吾家賊見女貌美且順已顧無不可見即自鼓棹載二婢而去女即赴江死時人賢之青瑣高議

叅軍王蜀相周庠者初在卭南幕中留司府事時臨卭縣送失火人黄崇嘏纔下獄便貢詩一章曰偶離幽隠住臨卭行止堅貞比澗松何事政清如水鏡絆他野鶴向深籠周覽詩遂召見稱鄉貢進士年三十許祗對詳

敏即命釋放後數日獻歌周極竒之召於學院與諸生姪相伴善棊琴妙書畫翌日薦攝府司户參軍頗有三語之稱胥吏畏伏案牘嚴明周既重其英聰又美其風彩在任將逾一載遂欲以女妻之祟蝦又袖封狀謝仍貢詩一篇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抛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鏗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周覽詩驚駭不已遂召見詰問乃黄使君之女幼失覆陰唯

與老嬭同居元末從人周益仰貞潔郡內咸皆歎異旋乞罷歸臨卭之舊隱竟莫知存亡焉玉溪編事

荆棺荆棺峽壁隙有棺以荆為之昔人有九子父死不能葬一女編荆為棺不知其人矣諺曰九子不葬父一女打荆棺古今記

外祖

虎冠呂后崩周勃等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

漢以吕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吕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漢紀

述書楊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漢書遷死外孫楊惲述其書遂宣布焉上

解忿樊重字君雲光武外祖也貲至巨萬而加惠宗族外孫何氏兄弟爭别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為三老年八十餘終後漢

無為外家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

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志

品題殷顗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云頰似足作健不志

鞠養劉顥字嗣芳獻族子也父駿字仲翔博識强正名行自居幼為外祖臧質所鞠養質既富盛恒有音樂質

亡後母沒十許年酸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欷流涕南史

中外之寶范岫字懋賓幼而好學早孤事母以孝聞外祖顔延之早相題目以為中外之寶梁書

都似風韻王筠清潔好學沈約見筠以為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惟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惟此一條不能

酷似梁書

陽元陸倕少為外祖張岱所異謂諸子曰此汝家陽元也（上）

自杖皇甫績三歲而孤為外祖韋孝寛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寛督以嚴訓績歎命左右自杖孝寛聞而對之流涕於是博涉經史（隋書）

撫背楊於陵生子嗣復外祖韓滉撫其背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此楊氏之慶也（本傳）

甥舅

渭陽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詩秦

投璧秦伯納晉公子重耳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絏從君廵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璧于河左傳二十四

三甥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莊六

懲舅氏初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昭二十八注言父多妾媵而

庶子鮮少嫌母氏性不曠

報讎賈淑字子厚為舅宋瑗報讎于縣中為吏所捕係獄當死郭林宗與語淑懇惻流涕太詣縣令應操陳其報怨蹈義之士被赦縣不宥之郡上言乃得原謝承書

不召范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為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頌請宗資資用為吏滂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後漢

嚼棗以哺平邱程末年十四時父沒未抱尸號泣悲哀舅哀其羸劣嚼棗肉以哺之末見食歔欷不能吞咽蔡邕進表

殯葬吉閎幼有美名九歲明尚書舅何邈死家貧子幼閎自造墳塋殯葬之三輔決錄

衣被不受黄香字文強年十二家業虚貧衣食不贍舅龍鄉侯為作衣被不受東觀記

宅相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

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祖成此宅相後為相國參軍文帝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晉傳

敗俗王夷甫父乂為平北將軍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晉陽秋

朗照王濟字武子衛玠之舅也儁爽有風姿見玠輙嘆

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世說濟嘗與玠同游語人曰昨日我與外甥并出同若明珠在側朗然來照人別傳

含飯郗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德傳共餉之公常攜兄子邁及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郗公亡翼為剡縣解職歸席苫於公靈牀頭心喪終三年世說

奕奕劉嶼字慶孫弟崐字越石並為尚書郎郭奕之甥名著當時京師為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史

牙慧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后慧世說韓康伯清和有思理舅殷浩稱之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群之器及其發言遣辭往往有情致上

鼠輩郗愔字方回與姊夫王羲之有邁世之風獻之兄弟愔子超未亡時嘗見郗公躡履問訊甚修外生禮及嘉賓死皆著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

去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上

形似桓豹奴嗣是王丹陽混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上

刻簿衛江州在尋陽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李弘範度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上

各美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答曰公高太

傳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樝梨橘柚各有其美上

坐越舅右習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為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溫後激怒旣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為襄陽都督出鑿齒為滎陽太守志

此舅此甥王忱字元達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相遇甯使與玄語玄正坐歛襟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玄失望便去甯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相見詣甯謂曰卿風流儁望真後來之

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志

大舅小舅庾懌嘗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其有毒飲犬犬斃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飲酖而卒晉書

酷似何無忌東海郯人少有大志鎮北將軍劉牢之即其舅也時鎮京口每有大事皆參議之桓玄之篡與劉裕劉毅共興義兵桓玄聞之甚懼謂其黨曰烏合之衆勢必無成玄曰劉裕勇冠三軍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

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上

世無渭陽謝絢字宣映曾於公坐調戲無禮於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絢父重即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之論湛故有此及云晉書安傳袁湛初陳郡謝重王胡之外孫也於諸舅敬禮多缺重子絢湛之甥也常於公坐慢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情絢有愧色南史

割瘤朱齡石少好武事頗輕佻不治崖檢舅淮南蔣氏人才寜劣齡石使舅卧於聽事一頭剪紙方一寸帖著舅枕自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雖危懼戰慄爲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舅眠密往割之舅即死宋書

月旦齊王延之與阮韜俱宋領軍將軍劉湛外甥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后當爲第一延之爲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齊武聞之與延之書

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緣劉家月旦故耶韜字長明裕玄孫也南史

歸阿士劉孝綽字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常與同載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言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繪齊世掌詔誥孝綽年未志學繪常使代草之志

名藺謝藺安八世孫也父經藺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媪欲令藺先飯藺曰既不覺饑彊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

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藺生之匹因名之曰藺稍受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記

取書樂藹字蔚遠其舅雍州刺史宗慤嘗陳器物試諸甥姪時藹尚幼而所取惟書慤由此奇之又取史傳各一捲授藹等使讀畢言所記藹畧讀具舉慤益善之梁書

如禮梁顏協幼孤養于舅氏陳郡謝暕暕卒協以有鞠養恩居喪如伯叔禮議者甚重焉南史

類舅陸杲字明霞少好學工書畫其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止頗與相類時稱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

彈舅領軍將軍張稷是陸杲從舅杲嘗以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高祖曰陸杲是臣通親小事彈臣不貸高祖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為嫌杲在臺號稱不畏彊禦梁書

誦詩楊愔字遵彥津子也小名秦王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幼而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曰汝比來讀何書答曰誦詩子恭因曰誦詩至

渭陽未邪惛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欷遂為之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嘗謂秦王貌不甚察慧從今已後更刮目而視之北史

對王北齊李繪字敬文儀貌端偉神情朗儁第五舅河間邢晏每與言歎其高遠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奇良在此甥上

英援陳江總七歲而孤依于外氏聰敏為舅吳平光侯蕭勵鍾愛謂曰爾神采英援后知名當出吾右上

論兵李靖字藥師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唐書

頭觸玉階唐霍獻可為左司員外則天法峻多不自保競希旨以為忠獻可頭觸玉階請殺狄仁傑裴行本裴即獻可堂舅也既損額以綠帛裹於巾下常令露出冀則天以為忠時人比之李子慎子慎則天朝誣告母舅加游擊將軍母見其著緋衫以面覆牀涕淚不勝曰此是汝舅血染者耶御史臺記

命子同名姚崇外甥任奕任异少孤長於崇家乃與之立家産謂之曰爾吾無間然矣惜殊宗而代疎命與其子同名冀無以别也

杖殺史牟榷鹽於解縣初變榷法以中朝廷有外甥十餘歲從牟檢哇拾鹽一顆以歸牟知立杖殺之其姊哭而出救已不及矣國史補

真珠室皇甫松牛奇章公之甥怨公不薦作謗詩曰夜入真珠室朝遊玳瑁筵真珠公侍妾名也摭言

抵舅罪王師範舅醉殺人其家訴之師範厚賂謝訴者不置師範曰法非我敢亂乃抵舅罪母恚之師範立堂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户外不敢解唐書

無罪斬甥劉昌寧陵之圍昌令守陴内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内顧捽下斬之士有死志史臣謂勒兵乘城與賊抗所頼惟賞罰爾今無罪而斬其甥士心離二不祥莫大焉上

引庇它族張克勤左將衛大將軍有詔賜一子五品官

克勤以息幼推與其甥裴夷直劾曰克勤骫有司法引它族開後日賣爵之端不可許詔聽遂著于令上

判毀崔護不登科怒其考官苗登即崔之三從舅也乃私試為判頭毀其舅曰甲背有猪皮之異人問曰何不去之曰有所受其判曰曹人之祖重耳駢脅載覩相里之剝苗登猪皮斯見初登為東畿尉相里造為尹曾欲笞之袒其背有志毛長數寸故云又曰當偃兵之時則燧而無用在冗食之日則摇而有求皆謂其尾也嘉話錄

姨

從母母之姊妹為從母爾雅

問難周季貢班固姊之子也善屬文喪婦作問神其姨曹大家難之三輔決録

斷乳初高祖産而皇妣殂孝皇貧薄無由得乳人議欲不舉高祖高祖從母生劉懷敬未朞乃斷懷敬乳自養高祖高祖以舊恩懷敬累見寵授至會稽太守宋劉懷肅傳

識機姚氏婦楊氏者閹人符承祖姨也家貧及承祖為

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惟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姨與之衣服奴婢終不肯受承祖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强舉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苻家內外皆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致法以姚氏婦衣裳弊陋特免其皐其識機雖呂類亦不過也魏書

不事女主狄仁傑之為相也有盧氏堂姨居于午橋南

別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梁公每遇伏臘晦朔修禮甚謹嘗經甚雪多休暇因候廬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攜雉兎來歸膳味進於北堂顧揖梁公意甚輕簡公因啓姨曰某今為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從其旨姨曰相自貴爾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慙而退松窻雜録

表兄弟

內外兄弟姑之子外兄弟也舅之子內兄弟也爾雅

乞封羊祐當討吳賊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晉書

不餞城陽太守梁柳皇甫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為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陽城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上

鼓琴阮瞻字千里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善彈琴內凡滿岳每令彈琴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嘆其恬淡

不可榮辱上

食醬阮孝緒字士宗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聞其笳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曽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及晏誅親戚咸為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南史

充選太學博士周捨舉外弟徐摛曰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乃為晉安王侍讀劉璠梁典

勵志孔若思陳亡客居鄠勵志於學外兄虞世南曰本

朝掄覆吾分湮滅有弟若此知不亡矣唐書

𠵽奏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老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辨注射帝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張說觀弈因使賦方圓動静泌即答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悦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上

倨不冠帶崔彦昭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顯而彦昭未仕嘗見凝凝倨不冠帶嫚言曰不若從明經舉

彦昭為憾至是凝為兵部侍郎母聞彦昭相敕婢多製履襪曰王氏妹必與子偕逐吾將共行彦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為怨而凝竟免本傳

外家之寶韋述父景駿元行沖景駿姑子也為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沖異之試與語前世事熟復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輙就行沖曰外家之寶也唐書

育女柳公綽外兄薛宫早卒為育其女嫁之上

翁壻

父一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左桓十四

贅壻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史滑稽傳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漢賈誼傳師古曰謂之贅壻者言其不

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肬贅非應所有也注世說贅婿為布袋謂如入布袋氣不得出也或云人家有女無子恐世代自此絶不肯嫁出招婿以補其世代符覺察

不拜陳勝既立為王妻之父兄往馬勝以衆賔待之長揖不拜無加其禮妻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為顧王心慙焉以問孔鮒子魚對曰禮以婚為昆弟妻之父母為外舅姑由是

明之則拜之可知昔魏信陵君嘗以此質臣之父臣父曰於諸母之昆弟妻之諸父則以親配德年以上雖拜之可也幼於己者揖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周之道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君之同體也王曰善孔叢子六

子婿張耳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史記

倩宋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黄氏諸倩見建家京下方石即弄之建亦欲効之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倉公傳徐廣曰倩女壻也

遠嫁張禹每病輙以起居聞成帝自臨問之禹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本傳

氷清玉潤衛玠天韻標令妻父樂廣有海内重名議者以裴叔通曰妻父有氷清之姿壻有玉潤之望所謂秦

晉之匹也後玠以天下大亂移家西行至江夏玠妻先亡征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欽重簡曰昔戴叔鸞嫁女惟賢是與不問貴賤況衛氏權貴門戶令望之人乎於是以女妻焉晉書及別傳玉作璧

抑毀戴若思弟邈乖譚女壻也譚平生時常抑淵而進邈若思每銜之及用事常毀譚於帝由是官塗不至譚每懷觖望常從容言於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秘閣汲黯之言復存于今帝不懌久之加散騎常侍晉書

受困裴散騎遐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壻大會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王亦以為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為爾將受困寡人女壻世說

晚令謝中郎萬是王藍田女壻嘗著白綸巾肩與徑至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藍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世說

刑寡妻齊謝朓爲王敬則壻曽告敬則其女常懷刃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縝嘲曰卿人才無慙此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朓有愧色及臨誅歎曰天道其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

比張禹魏崔光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曽啓其女壻彭城劉敬徽云敬徽爲荆州五瓏城主女隨夫行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爲徐州長史兼别駕暫集京師肅宗許之

時人比之張禹本傳

閱書楊玢娶博陵崔季讓女崔家富圖籍殆將萬卷成婚之後頗亦遊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曽不之覺崔遽令檢之玢捫腹曰已藏之經笥矣談藪

丈人明皇封禪太山張說為封禪使說女壻鄭鎰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鎰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𤣥宗見鎰官位騰跳怪而問之鎰無辭以對黃幡綽曰此乃太山之力也酉陽

姐雜自此遂目丈人為泰山蘇鶚演義或謂泰山有丈人峯故名叢書青城山乃五嶽之長故名丈人山今世俗呼人婦翁為令嶽妻之伯叔父為列嶽往往因此青城山記

婦翁與壻張垍尚寧親公主𤣥宗眷垍厚即禁中置内宅侍為文章珍賜不可數均供奉翰林而垍以所賜夸均均曰此婦翁遺壻非天子賜學士也本傳垍尚主在翰林獨以珍玩常誇於同列張淑曰此婦翁與壻非天子賜學士者也國史補

受薄韋皐見辱於張延賞崔圓受薄於李彥允皆丈人

子壻後韋為張西川交代崔救李殊死南爾新書

李彥允崔圓少貧賤依親人李彥允時為刑部尚書待

之不甚加禮一夕李夢身桎梏其輩百人為兵擁入大

府呼姓名領過判云准法李視見紫衣人據案乃崔也

躍出哀叫紫衣人曰李彥允特收禁流汗而覺具以語

崔自是厚待之因薦之楊國忠後遂以知留後旬月拜

相京城尅復李公授偽官與陳希烈等二百人合誅崔

為中書令訊決之際以姓名呼過判云准法李公呼曰相公豈不憶昔年所禱耶崔乃悟遂判李彥允收禁具表其事請贖罪許之流嶺外昔日之夢何其神歟唐逸史

張延賞張延賞選壻無可意者其妻苗氏賢而知人特選進士韋臯許之臯性踈曠不拘細行延賞竊悔由是婢僕頗輕慢之惟苗氏待之益厚臯因辭東遊張氏罄奩具以治行延賞幸其去以七䭾物為贐臯行翌日悉還之惟留奩物及書冊而已後五年臯擁節旄會德宗

幸奉天持節西川替延賞乃改姓名作韓翃人莫敢言至大回驛去府三十里人有報曰替相公者韋皐非韓翃苗氏曰必韋郎也延賞曰天下姓名同者甚衆彼韋生必填溝壑豈能乘吾位乎次日果韋皐也延賞慙懼自西門潛遁皐入見苗禮奉過布衣之日求前輕慢者皆杖死之時泗濱郭圓因為詩曰宣父從周又入秦昔賢誰不困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皐是貴人雲溪友議

德宗還京拜皐鳳翔節度使懇讓乞改西川道教靈驗記

不為婿禮杜黃裳始為卿士女嫁韋執誼深不為執誼所稱及執誼為相除太常卿因謂執誼曰令率百官請皇太子監國執誼遽曰丈人甫得一官柰何開口議禁中事耶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可以一官見買即拂衣而出俄而順宗崩憲宗即位黃裳為相執誼貶崖州黃裳終保全之洎死嶺表請歸其喪以辦喪事舊唐

呼為雍老崔涯妻雍氏揚州揔校之女雍以崔有詩名資贍甚厚崔畧無恭敬但呼妻父雍老而已雍杖劍呼

女謂崔曰某河朔之人唯習弓馬養女合嫁軍門徒慕士流之徳小女不可别醮便令出家止令剃髪爲尼涯悲泣悔過慟别留詩曰隴上流泉隴下分斷腸嗚咽不堪聞姮娥一入宫中去巫峽千秋空白雲

不覊士安之婿曰皇甫泌少時不覊惟事蒱慱時士安作相累諭不悛欲面奏其事使加貶斥方啓口云臣有女婿皇甫泌適值邉庭有息報不暇敷陳他日又欲面奏值上内逼遽引袖起遥語畢曰卿累言婿皇甫泌得

非欲轉官耶可與轉一資畢不敢辨惟而退泌即轉殿中丞後累典大郡以尚書右丞致仕年八十五青箱雜記

命褫帶張安道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婿王鞏同飯命鞏褫帶而已衫帽自如鞏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其之食雖袒衣無害也上

半子回紇明年可汗遣宰相趹跌都督等衆千餘并遣其妹骨咄禄毗伽公主率大酋之妻五十人迎主且納

聘跌跌至振武為室韋所鈔戰死有下七百皆聽入朝舍鴻臚帝御延喜門見使者是時可汗上書恭甚言皆為兄弟今婿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除之唐書

兒例突厥致書曰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兒海錄

# 僚壻

僚壻兩婿相謂為亞爾雅詩曰琑琑姻亞今江東人呼同門為僚婿註兩婿相謂為亞者言每一人取姊一人取

妹相亞次也又並來女氏則姊夫在前妹夫在後亦相亞也釋名

友壻嚴助漢武時為中大夫特見任用嘗侍燕從容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壻富人所辱上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漢書

弗賔蔡哀侯取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賔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莊十一

二隗晉公子重耳奔狄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僖二十二

大橋小橋周瑜字公瑾為中護軍從孫策攻皖得橋公兩女皆國色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為壻亦足為歡志

誦賦庾登之謝晦為荆州刺史請為長史南郡太守仍為衛軍長史登之與晦俱曹氏壻名位本同一旦為之佐意甚不愜到廳牋唯言即日恭到初無感謝之言每

入覲見備持箱囊几席之屬一物不具不肯坐嘗於晦坐誦西征賦云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晦雖恨而常優容之晦拒王師欲登之留守登之不許晦敗登之以無任免官禁錮還家何承天戲之曰因禍為福未必皆知登之曰我亦幾與三豎同戮承天為晦作表云當舟東下戮此三豎故登之為嘲南史

夫妻

匹敵夫妻匹敵之義也士庶人曰妻妻齊也夫賤不足

以尊稱故齊等言也釋名

人道大倫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惟婚姻爲兢兢史記

象太陰妻象太陰臣法金位春秋漢含孳 水火交感陰陽以設夫婦象也上

配陰陽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婦不事夫則義理墮夫婦之好終身不離列女傳

娶塗山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痝痝成家成室我造彼昌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吳越春秋

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侍禹於塗山之陽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呂覽

先配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

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左隱八

不言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莊十四

占吉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凰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竝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上二十二

內子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僖二十四

相待如賓季曰使人舍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公以為下軍大夫三十三國語聚作恪

伉儷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施孝叔郤犫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成十一

戒直言孫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慭庇州犂焉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犂于荆晉語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成十五

辨姓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以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杼使人弒之公求之曰陪臣于掫有淫不知二命遂

弑之襄二十五子產對叔向曰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昭元

内主晉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謂之少齊少姜卒昭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内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禄早世隕命君若不忘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

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若惠顧敝邑賜之内主豈惟寡君舉群臣實授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遂成婚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昭二三

不笑叔向得駿明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昭十八

遠丈夫吳師入郢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楚昭王之奔鄖楚大夫鍾建負季芈以從王將嫁季芈季芈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定四

笑曠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士申護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乃有宿笑當桑之時臣隣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得還及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夫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說苑

晉

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鉏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列說苻

私壻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為納私壻終身不嫁嫁則不嫁矣非有貞節之義也蒼吾娆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非禮之讓也家語

相思樹宋大夫韓馮娶妻而美康王奪之馮怨王囚之

論爲城且妻密遺馮書謬其辭云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王以問蘇賀對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死有志也俄而馮自殺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自投下左右攬之衣不中手遺書于帶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屍骨與馮合葬王怒弗聽使人埋之塚相望也王曰爾夫婦相愛能使塚合則弗禁也一夕有大梓木生于二塚之端旬日其大合抱屈體以相就根交於下又有鴛鴦雌雄

各一恒棲樹上晨夕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搜神記　韓凴戰國時為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築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遂自縊死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柰何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九國志王臺新詠

取長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請秦王殺之王告軫軫曰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

乎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詈人也戰國策

人有挑其鄰之妻者其長者罵之其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曰夫非罵爾者耶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後馮衍傳

陌桑敬邯鄲女子姓秦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置酒欲奪焉羅敷善奏箏作陌上桑以自明不從古今

注

私畏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齊策

兩袒俗說齊有一女二人求之東家子醜而富西家子好而貧問其女定所欲適難指斥言者偏袒令我知之女便兩袒父母怪問其故對曰欲東家食西家息此為兩袒者也風俗通

殺妻吳起好用兵事魯君齊人攻魯欲將起以起取齊人為妻而疑之起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魯卒以為將攻齊大破之史記

决嫁張耳嘗亡命游外黄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

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史記

畫眉張敞字子高為京兆尹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有司以奏敞宣帝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于畫眉者上愛其能弗責備也漢書

娶巫丞相黃霸字次公故為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共載

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當富貴為封侯者夫人不然相
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里人巫家女也即娶為妻
論衡
遺孺待詔景子春素善占坐事係獄其婦朱君至獄門
通言遺孺子春驚曰朱君來言與朱為誅矜而孺中斷
絶也我當誅斷也後遂腰斬桓譚新論
送獄丁邯字叔春京兆陽陵人也為漢中太守妻弟為
公孫述將收妻送南鄭獄免冠徒跣自陳詔曰漢中太

守妻乃係南鄭獄誰得搔其背垢者懸牛頭賣馬脯盗跖行孔子語以邯服罪且邯一妻冠履匆謝〈決錄注〉

從命渤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從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甚厚宣不悦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少君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宣官司隷校尉子永始興初為魯郡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

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後漢

舉案齊眉梁鴻字伯鸞家貧而尚節介執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絶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

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着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適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上

才美流譽隴西秦嘉字士會雋秀之士婦曰徐淑亦以才美流譽桓帝時嘉為曹椽赴洛淑歸寧於家晝卧流涕覆面嫂怪問之曰適見嘉自說往津鄉亭病亡二客俱留一客守喪一客賫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書至事如夢幽明録

漢上計秦嘉嘉妻徐淑夫妻事既可傷文亦悽怨為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叙別之作亞於團扇矣詩品

嘉妻徐氏動合禮義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痛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後漢書標列女而

徐淑不齒欲使彤管所載將安准的 通史

嘉夫妻詩僅見藝文類聚辭多不録

斷織河南樂羊子之妻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 文苑 況拾遺求利以汚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

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反後漢

不諧周澤字稚卿北海安丘人也為太常臥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為干犯齋禁收送詔獄并自劾謝當世疑其激發不實又諺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既作事復低迷漢官儀

重合黄昌會稽餘姚人為蜀郡太守初昌為州書佐其婦歸寧遇賊被獲流轉入蜀為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佐黄昌妻妾當歸家為賊所掠遂至此昌驚曰何以識黄昌耶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當自言當為二千石昌出足示之相持悲泣還為夫婦初昌欲至蜀郡時有謡兩日出天謝承書

還衣世傳有夫死而婦許以不嫁者誓以繡衣襚以衣

尸納諸棺焉後三年婦出適迎有日矣有行道人夜求人家宿向晨主人語之婦約之詞寄所誓之衣曰子到若千里當逢之還此衣焉果見迎車具以事告還其繡衣婦遂自縊而死物理論

兩議王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為太尉初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不為夭復何恨哉及龔妻卒龔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或兩議焉張璠漢記

投水合肥有小吏港漢建安中廬江小吏焦仲卿妻劉

氏為姑所出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時人憐之後為名寰宇記

慕勢中官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不娶轉以女妻荀彧彧父緄慕衡勢誡彧娶之為論者所譏典畧彧父緄畏憚宦官乃為彧娶衡女彧以少有才名故得免於議譏後漢

擇婦漢末諸蔡最盛蔡諷姊適太尉張溫長女為黄彦承妻小女為劉景升後婦娟之姊也襄陽傳黄承彦者高

爽開列為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上

撾妻蜀劉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特留胡氏經明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撾胡至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三國志

比肩吳黃龍中吳郡海鹽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離時人號為比肩人後妻卒東美不食而死合葬後未一歲冢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鴈常宿于上孫權聞之嗟嘆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為小比肩三吳記 述異記

不瀆顧悌雍族人也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冠幘加襲起對趣令

妻還其真潔不瀆如此吳書

修整晉何曾家法修整至年五十以上每見妻必正衣冠身坐面南妻坐面北對酒酬酢一歲不至再三焉年八十而終獨異志

盧杖劉寔字子貢位望通顯每崇儉素雖處榮寵居無第宅雖禮教陵遲而行己以正喪妻為盧杖之制終喪不御内輕薄者笑寔不以介意晉書

堪作夫入山濤初為布衣家貧謂其妻韓曰忍饑寒我

後當作三公但不知竟堪作夫人否耳上

身尉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為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語

卿卿王安豐婦常卿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復卿卿遂恒聽之志

籍注咸康二年零陵李繁姊先適南平郡陳詵為妻産四子而遭賊於賊請活姑命賊畧將姊去詵更娶嚴氏生三子繁後得姊消息往迎還詵詵籍注領二妻及李亡詵疑制服以事言征西大將軍庾亮府平議時議亦往往異同司馬王愆期議曰案禮不二嫡故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諸侯猶爾況庶人乎詵不能逺慮避難以亡其妻非犯七出見絶於詵始不見絶終又見迎養姑於堂子為首嫡列名黄籍則詵之妻為詵

也妻則為暉也母暉之制服無所疑矣詵有老母不可以莫之養妻無歸期納妾可也李雖没賊尚有生冀詵尋求之理不盡而便娶妻誠詵之短也然龐函之夫不達禮義考之傳記不勝施孝叔之妻失身於郤犨而不棄者以非其罪也詵有兩妻非故犯法李鄙野人而能臨危請活姑命險不忘順可謂孝婦矣議者欲令在没畧之中必全苦操有隕無二是望凡人皆為宋伯姬也詵雖不應娶妻要以嚴為妻妻則繼室本非嫡也雖云

非嫡義在始終寧可以詵不應二妻而已涉二庭乎若能下之則趙姬之義若云不能官當有制先嫡後繼有自來矣亮從㣲期議定晉禮志

虞喜號梁孫晷字文度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時會稽虞喜隱居海嵎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娉喜弟預女為妻喜戒女棄華尚素與晷同志時人號為梁鴻夫婦傳

違射婦郭默婦兄同郡陸嘉取官米數石餉妹默以為違制將殺嘉嘉懼奔石勒默乃自射殺婦以明無私本傳

重室家宋東徐州刺史張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為婢皇甫遂詐癡不能疏沐後讜為宋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文成怪其納財之多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文成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後十年而讜入魏北史三十三

蠶室卞彬字士蔚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杬皮為肴着帛冠不十年不改易以大瓠為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

卞田居婦為傅蠶室南齊

對飲沈文季為呉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文季與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上

重婦栁惔字文通世隆子也度量寛博家人未嘗見其喜愠甚重其婦頗戌畏憚性愛音樂女伎精麗畧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惔狎密而為惔妻所敬稷每詣惔必先相問夫人惔每欲見妓恒因稷請奏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惔因得留目南史二十八

比秦勃海封卓妻彭城劉氏女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不輟遂憤嘆而死時人比之秦嘉妻高允念其高義為詩八首賛之魏書

健婦夫半裴澤妻鉅鹿魏氏恩好甚隆不能暫相離澤每從駕其妻不宿亦至性强立時人以為健婦夫半北史

狗吠邢邵字子才與婦甚踈未嘗内宿自云嘗晝入内閤為狗所吠言畢撫掌大笑北齊

託夢李庶生而天閽妻元羅女也庶亡後兄岳使妻伴之寢宿積五年元氏更適趙起甞夢庶謂已曰我薄福託劉氏為女明旦當出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恩故來相見告君宜往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東入窮巷是也元氏不應庶曰君似懼趙公意我自說之於是起亦夢焉起寤問妻言之符合遂持錢帛躬往求劉氏如所夢得之養女長而嫁焉北史三十一

鄉里王虤敗謂妻楊呼為鄉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他

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刃曾不辭憚南史

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

憶餅師寧王憲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賣餅者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逾等環歲因問之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座客十餘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王右丞維詩先成莫以今時寵寧忘舊日恩看花滿目淚不共楚王言

更為親唐柳子昇妻鄭氏無疾而終臨卒時告子昇曰不離君之身後十八年更與君為親已而子昇年近七十再娶于崔氏或多省前生之事後産一男而卒獨異志

卜會候請岐王李茂貞霸秦隴也涇州書記薛昌緒為人迂僻東自天性與妻相見亦有時必有禮容先命女僕通傳往來數四可之然後秉燭造室至于高談虛論茶果而退或欲詰房幃其禮亦然嘗曰某以繼嗣事重輒欲卜其嘉會必候請而可之玉堂閒話

河魁在房李戴仁性迂緩娶閻氏年甚少與之異室私約曰有興則見忽一夕聞扣户聲小豎報云縣君欲見大監戴仁遽取百忌歴燈下看之大驚曰今夜河魁在房不宜行事傳語縣君謝到閻氏慙怒而去荆湖遺事

王腕青唇有覩隣夫婦相諧和者夫自外歸見婦吹火乃贈詩曰吹火朱唇動添薪玉腕斜遥看煙裏面太似霧中花其妻候夫歸告之曰每見隣人夫婦極甚多情適來夫見婦吹火作詩咏之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彼詩

道何語妻乃誦之夫曰卿當吹火為別製之妻亦效吹

夫乃為詩曰吹火青唇動添薪黑腕斜遥看煙裏面恰

似鳩盤茶 笑林

天中記卷十八